

他们鲜以真面目示人，很可能就是逛街时与你擦肩而过的路人甲；他们烂熟法律规定，掌握鉴定资源，精于索赔技巧，即使被百姓奉为揭黑打假英雄时，也毫不避讳“逐利”的初衷。

职业打假20年，他们有人出入豪车、坐拥豪宅，也有人被无情淘汰，争议始终伴随。近期，新华社记者走近三位职业打假“老炮儿”，探究这个群体背后的“江湖”。

## 探秘 “职业打假人”

江湖：“有人就有恩怨，有恩怨就有江湖”

1995年，22岁的青年王海在北京隆福大厦购买了12副假冒索尼耳机，并依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获得赔偿，从此走上职业打假道路——这是中国民间打假的开端，“职业打假人”王海迅速引起关注和效仿。

那时，杨连弟还是北京市原宣武区一个连锁超市的店长；前公安民警、工商局干部刘殿林已经“下海”经商，受到“王海现象”的影响，杨连弟和刘殿林分别在北京和唐山开始打假生涯。

当时40多岁的刘殿林专程从河北到北京，对20岁出头的王海以师礼相待。一年以后，刘殿林羽翼渐丰，因为不认同当时王海的观念和打假模式，以及“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”等复杂的原因，与王海分道扬镳。

那时，杨连弟还是北京市原宣武区一个连锁超市的店长；前公安民警、工商局干部刘殿林已经“下海”经商，受到“王海现象”的影响，杨连弟和刘殿林分别在北京和唐山开始打假生涯。

当时40多岁的刘殿林专程从河北到北京，对20岁出头的王海以师礼相待。一年以后，刘殿林羽翼渐丰，因为不认同当时王海的观念和打假模式，以及“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”等复杂的原因，与王海分道扬镳。

“曾经有个打假人，被打假对象雇来的人在派出所门口扎成重伤。”王海说，总是有打假对象“算不清违法成本”。

刘殿林对自己的合伙人有更江湖气的称呼——“拜把兄弟”，在广州“暗访”人血白蛋白造假时被对方识破，他的两个拜把兄弟险些被对方打死。

“有一次打假牙膏，我们被几十个操着铁棍子的人围殴。我们6个人在医院急诊室里躺了一排，有个兄弟胳膊肿得和腿一样粗。”刘殿林承认，在最初打假时由于自己性格冲动，造成了不少危险，连累了不少“兄弟”。

震动最大的一起案件发生于2003年，当年12月13日，“民间调查员”黄立荣在偷拍、监视紫禁城国医馆老板时被发现，被活活打死后抛尸。

被十几个彪形大汉堵着要求“谈谈”，对于“职业打假人”来说司空见惯。

“那是风险没有控制好。”谈到打假人受到暴力袭击，王海说，为了保护自己，他有一些“规矩”。“比如一些水果摊、小商店缺斤短两，我会提醒他们，但不会真‘打’。”王海说，

### 是非：道义放两旁，利字摆中间？

“2004年我收入两千多万元，交税200多万元。”刘殿林说。凭借对法律的钻研以及聪明的头脑，20年后当年的一部分“老炮儿”，因为“先富起来”的人而受到追捧。

但光鲜难以掩盖“职业打假人”因逐利而不可避免的“原罪”，随着更多良莠不齐的人投身这个行当，这些不光彩的东西被愈加放大。

一些“职业打假人”被问题企业收买，收了“保护费”后，任由企业继续生产、销售问题产品；有的打假人用造假的手段向雇佣他们的品牌公司索要奖金。

杨连弟曾目睹过一起令人啼笑皆非的“维权”：“几个人在超市里说货架上的果冻有过期的，连钱都没交就要求超市赔偿五千元钱——物权还没有发生转移，相当于用超市的东西向超市索赔。”

如果让王海的公司帮助打假，起步价是30万元——这是针对企业的价格，他坦承“职业打假人”打假的初衷就是为了赚钱。”“索赔是一项民事权利，打假人可以自己选择向问题企业索赔后不向有关部门举报、不向消费者或媒体等第三方披露。”王海说，“正义是有限度的”。

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会长河山毫不掩饰对这个群体的支

刘殿林拉着一帮人组成联盟，“打着王海的旗号反王海”。杨连弟说，他曾经试图撮合这对曾经合作默契的师徒，但两人裂隙已深，似乎很难再回到当年的状态。

“王海是我的老师，随着年龄增长这事也淡化了，我们现在还有一些合作。他比以前大度，为我们这个行业考虑的也多了。”20年后，刘殿林这样说。

打假人与商家的“恩怨”也颇有趣味。已经是“大佬”级别的杨连弟曾亲自出手，向北京一家销售过期糕点的知名商场索赔。杨连弟说，这家商场位于长安街边的总店是他打假的起点，他也因此被列入“黑名单”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他甚至不能在总店正常购物，因此对这家商场“格外关注”。

而刘殿林则因揭露凉茶中违规添加药物与一家凉茶企业结仇，但几次交锋后，厂家因彻底规范化而发展迅猛，双方不但“一笑泯恩仇”，刘殿林更是被聘请为厂家打假顾问，奉为上宾。

“兔子急了会咬人。”

除了在公众面前永远不肯摘下墨镜外，王海还用“大众脸”、当过兵等标准招募打假人员，这也几乎成了所有打假公司招募员工的标准。

而当发生“职业打假人”因打假受伤、被追究刑事责任等情况时，其他打假人会采取各种“声援”行动来“抱团取暖”。

除了要面对造假人的威胁外，“职业打假人”还必须学会处理与行政执法部门、司法部门的关系。“我们严格按照法律程序进行投诉，如果出现行政执法部门地方保护、不作为，那我们就会坚决告它。”王海说，这样的官司每个“职业打假人”都打过。

“收钱噤声”是行内通行的潜规则，在与企业私下达成协议后，打假人不会将企业的不良行为公之于众。“没有不透风的墙，如果企业不改，会一拨一拨来打假，企业承受不住自然会改。”王海说。打假人认为，打假人群体的监督和企业“花钱买平安”的自律行为可以保证打假的效果。

在“职业打假人”周围，还伴生有“线人”群体，他们可能是问题企业的员工，也可能是同业者、竞争对手，在获得赔偿后，打假人要按照事先约定的比例与“线人”分享赔偿金。



### 维权看 法

**A** 2014年3月15日起施行的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》中明确规定，“因食品、药品质量问题发生纠纷，购买者向生产者、销售者主张权利，生产者、销售者以购买者明知食品、药品存在质量问题而仍然购买为由进行抗辩的，人民法院不予支持”。这也就意味着，像杨连弟那样购买过期糕点、“知假买假”的行为得到了明确的支持。

**B** 2014年3月15日起施行的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》第3条规定：“因食品、药品质量问题发生纠纷，购买者向生产者、销售者主张权利，生产者、销售者以购买者明知食品、药品存在质量问题而仍然购买为由进行抗辩的，人民法院不予支持。”明确了“知假买假”可受法律保护。

**C** 2016年3月16日起实施的《北京市网络食品经营监督管理办法(暂行)》禁止无证经营者网上销售自制食品，禁止网络食品经营者通过互联网销售散装熟食。

**D** 新食品安全法规定，网购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未对网食

### “洗脑”暗访记

**【暗访】**“零风险抑制癌细胞增长”“中国长寿研发基地”“用神效征服2亿骨病患者”……全国两会前夕，一场声势浩大的保健品展会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，接踵不暇的广告语令人头晕目眩，若不是醒目的“2016中国会销品牌节”横幅映入眼帘，记者还以为这是“神药专场”。

**【揭秘】**会销，即会议营销，通过会议、网络等线上线下方式聚集消费者“洗脑”，促其购买产品。“会销者鱼龙混杂，有的每年赚1000多万元。”职业打假人王海介绍，“会销从策划、培训到礼品制作、假医假药提供，有完整产业链。”

“会销品主要针对老年人。有的批号造假、含量造假。有的有批号，但会销者用忽悠搞虚假宣传。”王海以眼贴为例说，“其成分无非是无纺布和植物提取液，实际就是湿纸巾。”

**【抓捕】**针对疯狂的“洗脑”诈骗

### “老炮”索赔记

**【暗访】**神秘莫测的职业打假“老炮儿”怎么打假？记者3月上旬跟随有20年打假经验的“职业打假人”杨连弟亲历打假全程。

当日，杨连弟接到“线人”发来“北京百盛购物中心太阳宫店超市糕点柜台或有逾期食品”的短信提示，随即前往柜台。经仔细查找，他发现标价118元/盒的“南腿”四方盒糕点的生产日期为2016年1月5日，保质期为60天，已过期数天。随后，杨连弟一口气把八盒同品牌糕点一股脑放上购物车、奔向收银台、交款944元、开具发票……

之后，杨连弟迅速找到商家，开始“唇枪舌剑”的索赔博弈：“食品安全法明文规定，过期食品应10倍赔偿。”

法律专家介绍，最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六条规定，行政管理等部门可根据情节对违法经营者处以

### “微商”查抄记

地址后，执法人员找到位于北京师范大学南门的一家驴肉火烧餐厅，因该店无食品经营许可证，立即查扣店内经营工具。

在另一家麻辣烫小餐馆，执法人员走入后厨看到，生肉无冷藏，地面淌着恶臭的油水，角落里堆放着无任何中文标识的食品……执法人员即刻

北京市食品药品稽查总队网监

营销，仅北京海淀警方近年来就实施多次抓捕行动。近日，一特大销售保健品诈骗团伙被海淀警方打掉，警方将现场56名涉案人员刑事拘留或治安拘留。在北太平庄查抄现场，不少老年人在接受“名医”诊断后，被忽悠花数万元购买一款名为“细胞口服液”的保健品。犯罪嫌疑人供认，这些“名医”全无行医资格，系其雇用的社闲散人员。

在北京某商务楼，一名讲师正向老人吹嘘称，其产品“亚油酸超声仪”专为宇航员升空前检测血管老化度。警方揭秘：该仪器实为犯罪嫌疑人的道具，可随意调控数值，以骗取老人信任。

**【警示】**这些诈骗团伙善打“亲情牌”，以“干女儿”“干儿子”名义出现；总打“名医牌”，“诊断”消费者“患癌”；爱打“奖品牌”，用“免费试用”等小恩小惠骗取老年人信任。

违法所得一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。2015年10月1日，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明确“假一赔十”。

**【点评】**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起草者之一、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会长河山说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“假一赔十”的制度设计，使更多职业打假人投身打假索赔，他们是“法律下的蛋”，弥补了仅靠行政机关打假的不足，作用很大、效果明显。

“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，提升消费品品质，加快质量安全标准与国际标准接轨，建立商品质量惩罚性赔偿制度。”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团长邱宝昌认为，“会有更多的人加入打假队伍。”

执法大队队长李文介绍，北京共有无照无证餐饮单位上万家，多以中小餐馆、小吃店、现场制售摊贩为主，目前正综合整治，要么纳入规范化经营，要么取缔淘汰。

APP订餐的“网购控”们，想规避肮脏的无证餐饮陷阱？那请注意：一是选择合法正规的供餐单位；二是保留消费凭证。若发现食安问题，速向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投诉举报。(据新华社电)